

【读书漫笔】

日子过的就是这么一些人啊



□火锅

在微信读书上发现了一本特别的书《日子过的就是这么一些人啊》，作者林淑兰生于1944年，是一位真正的素人，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，大半辈子生活在威海农村，再具体而言，就是桥头镇的两个村子：娘家信河北村和婆家报信村。这两个村隔着8里地，在同一条公路边上，喝着同一条河里的水。除了晚年随孩子在城市生活，林淑兰一生中的世界，就这么大。75岁的时候，她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方式，给自己和身边的亲人朋友立传，因此留下一本大时代下最底层农民的生活史。

写大历史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，而农民写的农民生活史则独此一本。“农民”和“农民生活”，在中国的文字和影像中向来是极为丰富的符号，从《诗经》开始，直到田园诗类型生成，也出现在杜甫所写就的“诗史”之中，后来进入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。作为“文化符号”存在的“农民”，始终是被动的，被记录、被创作，而这种记录和创作往往不能避免臆断和想象，同时缺少细节和真实的情绪。现在，这一切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弥补。

书中大部分事情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到2000年前，之前和之后也都有提及。这段历史我自以为熟悉，但看完之后发现并不是。而且，意料之外，它非常好看，有太多的好故事，多到让人有误入宝山却只能空手而回的惆怅和遗憾。可惜我不是编剧，否则这真是影视故事的富矿。甚至，在表层的好故事之下，还埋藏着更多只露出一鳞半爪的故事线索，比如《大姑

林娴》这篇。“1918年，我大姑与南台村梁宝玉结了婚。梁宝玉有点文化，是个老财粮（现在叫会计），家里墙上挂着大算盘和一大把毛笔。我姑父男女姊妹五个，他是老大。”大姑和大姑父婚姻的第一劫很快到来，“济南韩复榘不知道欠下哪里的枪炮债，用抓壮丁来抵债，把我姑父抓去了。当时桥头周边村子都被抓了不少壮丁，壮丁们被拉到县城驻地崖头去训练，三个月后就要被运到日本去。”“抓壮丁”，这样的叙事我们见过不少，但看看这本书接下来说的：大姑对姑父被抓壮丁的反应是不停地和姑父家里人闹，谁劝也不行。最后，“我大姑把家里的人闹得实在没办法，最后还是那个远房侄儿出了一招，商量用家里的五亩地换了北子城一个男的去崖头，把我姑父换回来了。北子城在南台村正西，两村隔着一条河，那男的家里有兄弟四个，穷得叮当响，父母也是出于无奈，做成了这个交易。”“抓壮丁”，似乎是单纯的“个人和时代”的悲剧，悲剧下面所隐藏的女人和婆家博弈的杂音，则很少看到。而且，一篇小说似乎可以就此诞生，写一个被家里卖掉、替别人去当壮丁的男人的故事。他被运到日本，九死一生，幸运地活下来，又在日本生儿育女，有一天重新站在了北子城他家的老院中。也许小说可以从这一句开始：他站在院子中，抬头看看老槐树开的花——我还未提笔，就感到自己的匠气。而这本书，则是彻底的自然而沉稳的素人写作。

整本书中很少有形容词，大部分是白描。作者也很少臧否笔下人物，对所有人、所有事都怀有理解包容之心。比如写“荣大妈”，荣大妈不喜欢荣大爷，婚后有几段情史，“我荣大妈自打跟了我荣大爷，一辈子不足心。不足心，心里有空儿，说不好什么时候心里就有了别人，跟前面说的那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联系，后来又跟我二姑父好上了。”这段“出轨”在《堂大爷 林基荣》《二姑 林芹》中各自有不同视角的描述，合起来能看到这个事件中各个当事人的情绪状态。在《二姑 林芹》中作者记录道：“我姨奶奶对我二姑说：大芹哪，你看，梁意（大姑父）、宋三（三姑父），还有伍子（六姑父）来

了，都和孩子老婆在一块，就柱子（二姑父的小名）来了把东西放下就到大荣媳妇（荣大妈）那里去，你不生气吗？我二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有那眼泪哗哗地流。可想而知，要是不生气，哪来的泪水？”因为有病，生活又不如意，二姑36岁就死了，荣大爷也死得早，荣大妈和二姑父就一起生活，可惜好景不长，二姑父生了重病，被孩子接走了。有一次，作者去探望二姑父，“我一掀门帘，我姑父在炕上脸朝上躺着，炕前凳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七十岁左右的女的，头发弄在头后卡着鸭子尾，身穿一件蓝褂子，黑裤子，洁洁净净的，扯着我姑父的手，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。我立刻退出来问喜嫂（二姑父的儿媳妇）：这是谁？喜嫂靠在我耳边小声说：这是你二姑父以前在老家的相好。我笑着对喜嫂说：这么多年，这么大的岁数还没忘旧情。我这次去看二姑父是最后一次，过了不长时间我二姑父就死了。”宕开去的这一笔里，又掩藏着一个可作小说女主的人物，她“洁洁净净”，蓝衣黑裤，这辈子没能和情人在一起，等他快死了还要去看一眼以了却这一世的缘分。

虽然是素人写作，但是作者似乎又在不经意间掌握了最朴素也是最好的写作技巧。写荣大妈的这一篇，结尾时荣大妈给作者讲：“你要是找女婿，一定先领给我看看好不好，要是我看着不好你千万别应许，你大妈找了你大爷那么个人，一辈子都没足心。她话音一落，我说：大妈，我一定听你的，我要是找女婿，首先得从你这关过来。后期我荣大妈的病情加重，她没能等到我找女婿就死了，死于1963年。”阅读者很容易想到张爱玲的《花凋》，得了肺痨快死掉的川端，把一只脚踏到新皮鞋里试了一试：“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，总可以穿两三年。”“她死在三星期后。”

全篇中最短的一篇传属于大姨鞠夕芝，仅有118个字，还不如一篇论文的摘要长，却余韵悠久：我对大姨没有印象了，只知道她在家当闺女的时候得了女儿痨。那时候农村人对女儿痨有个说法，有的说这个病碰不得男人，碰了男人死得快，有的说这个病就得碰男人，碰了男人就好了。姥姥姥爷显然是相信后一种说法，把我大姨嫁出去了，结婚大概三个月就死了。

记得之前有个朋友写一个宋朝故事的剧本，他最发愁的是生活细节，宋朝人吃什么？用什么？要花大功夫从各种名人笔记中寻找。而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绝对真实的细节，以后想要写这段历史的人可省事了。比如上世纪50年代山东农村的人都吃什么？“家里平常也吃不上炒菜，因为炒菜费油。只有家里来了客人，还有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才能炒个白菜，或者用萝卜、豆腐、粉条放在一起炖个大菜，有时候也用菠菜做上几碗鸡蛋汤。平常吃饭，一家人要么烀一锅地瓜粑粑，锅中间放一盆萝卜条，加上一点盐，出锅的时候放点葱花香菜，这就是一顿饭。要么熬上一锅地瓜面的面条，每人吃上一碗两碗。有的时候就用地瓜丝加豇豆熬一锅稀饭，稀饭上面放个箅子，蒸上几个地瓜叶和豆面做的菜团子，每人喝碗稀饭吃个菜团子也是一顿饭。一年到头，咸萝卜菜就是每顿的下饭菜。”书中类似的细节比比皆是，未来都是史料。

当然，本书也存在一些叙事问题，比如忠实于人物传记的写法，可能会以损耗一些可读性作为代价，而且，作者本身的价值观有时时代局限。但其实，我觉得最为珍贵的，就是对这个时代局限的真实呈现。

匆匆收尾。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，不叫“大宅门”，就叫“小宅门”。最普通的小门小户，如何用肩膀扛起时代和命运的重压，用爱和忍耐，在夹缝中建造身体和灵魂的家园的故事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）

□刘荒田

一位文友来电聊天，这位我敬佩的读书人、以书卷气见长的散文名家，道出一个长久的苦恼：“我嗜好多，占去太多时间，西洋古典音乐、古钱币收藏姑且不论，单是侦探小说就要了我的命！去年读了115本，一读就放不下，追悬念，猜结局，不眠不休。写作就这样被它毁掉了。”我却对这种状态向往之至，和他相反，我很难被外物吸引至痴迷，总是浅尝辄止。不过，彼此都安身立命于写作，苦恼近似——为了不能全心投入而怀恨、抱憾。

想起苏东坡的隽语：“处贫贱易，处富贵难。安劳苦易，安闲散难。忍痛易，忍痒难。”这位文友和我的这类头疼事，和谋生无关，充其量是闲愁。“闲”未必意味着富且贵，但我和他至少不必担忧这个月的房租，下一顿有没有着落。

对立的两方，孰难孰易，乃是具有极大普遍性的问题。具体到个人以及特定的时间和空间，则呈现千万种姿态。究其根由，在于有没有可能选择以及选项的多寡。这位文友常常面对这等两难：要么把《奇偶异案》啃到大结局，要么回到电脑前，敲一篇《桃花万树红楼梦》。我作为一介退休老头，则从容一些，早上醒来，吃了早饭之后，可以散步，可以看剧，可以邀老友去星巴克，可以钻进公园深处听鸟叫……单说书架，一千本书就是一千种选择。

和闲散比起来，身处贫穷和劳苦中，其“易”，体现于浅层，指日子容易打发；表现在深层，指心理负担较轻。何以至此？就因为别无选择。一个送外卖的中年人，要养活三个孩子，还得照顾卧病在床的父母，一门心思在如何送得快、送得多上。到了晚间，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家，在床上放倒自己，睡醒以后，是另一场拼搏，岁月就这般在不经意中消逝。他上班，被“必须做的事”排得满满的，人生的密度超大，一如在行将溃决的堤坝上抗洪，主动方是水，人只有在警报驱使下疲于奔命的份儿。其闲暇时间短缺，“闷”要侵袭，未必得其门而入。

富贵和闲散，之所以滋生“难”，是因为空洞的日子难以填满，导致极度无聊；又因“有的是钱”，便全力追求刺激。而这个过程和某些瘾君子的体验一样，烈度不增加便找不回前一次的快感，必须加码或另辟蹊径。循这一逻辑，我们可以解开众多匪夷所思的谜。西周时期的周幽王为何拿江山开玩笑，为博得褒姒一笑，命人点燃烽火台？由此推知，这位愚顽的君王与爱妃相处时已玩过多少把戏，都嫌不够痛快。据此可解释，“无事忙”一类何以特别紧张，生怕被误会为“吃撑”。

我的老家有一老话“暴富难挨”，所指向的是心理上的痒。对付痛，要耗去全部注意力；痒，不但不致命，而且搔起来十分享受。金圣叹将“存得三四癞疮，关门以热汤澡之”列为一种“不亦快哉”。暴富和暴得大名近似，无法适应新情况，从前因不阔或籍籍无名而受到轻视、羞辱，如今，务必让人晓得“马王爷三只眼”，报复的冲动形成奇痒。

苏东坡这一“难易说”，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，而聚焦于精神。三餐不继和为超豪华酒席点菜，同是难，但岂有可比性？东坡的结论是：“人能安闲散，耐富贵，忍痒，真有道之士也。”

（本文作者为旅美作家、旧金山“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”会长，曾获“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”）

文化杂谈

苏东坡的『难易』说